月 440
8676
卷一 =2

經部禮類　春秋類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樂類　小學類

悉日精廬藏書志

卷四至卷七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經部

禮類

周禮詳解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昭禹撰

自序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易被撰

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宋魯齋朱申周翰撰

卷末有題識云姑蘇吳岫家藏卷首有葉石君印記

周禮集說十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傳抄 閣本缺卷十一卷從明成化刊本補錄

陳友仁序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周禮疑義四十四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是書分訂義疑義兩門訂義者取注疏及唐宋諸家之說以訂正經義也疑義者取注疏之義有可疑者爲之反覆辨論以正鄭賈之誤也其意重在疑義故以疑義名書猶毛詩本義有論有本義而以本義名書也自序曰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爲疑義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

六典姬聖所以致太平而歆以亡新王以誤宋非六典故不能用六典故爾試思五均六斡僱役青苗考之經文果出何典則所用特劉鄭之說而掠影者流因以妄詆六典吾知劉鄭且竊笑之然劉鄭之累周禮亦甚矣莽固漢逆用周禮亡不用周禮亦亡歆特促之且周禮之傳由於歆卒之說禮止誤一莽可置勿論若元則身任訓詁當爲千古傳其信乃多以不經之說說經故有膳夫註而或疑周爲縱侈有載師註而或疑周爲橫征有大司樂註而或以爲師巫之造怪樂律之悖戾凡黷祀嚴刑自私自利之習悉舉以疑經斯周禮之厄矣且不特周禮如以耀魄寶混

圜丘之禮故六朝之祀無昊天以靈威仰等亂五帝之名致八代之祀皆列宿大褧祭地所以啟元祐之合祭也占算斥賣所以開唐宋之煩苛也曲學臆說墨守不移良法美意爲累不少斯又千古治道之蠹矣余幼讀六典見曰率出泉之說而疑吾師謂余此鄭說非先王法余乃知曰率之說爲誤且知不獨曰率之說爲誤執此以讀諸經諸傳凡誤如周禮者往往有之因合三禮三傳書史漢十種凡疑義千七百餘則迄今四十年矣悠忽因循老已將至抱此疑義若將終身豈徒駒隙太速亦姑待一念誤之今年以事留三山得宋儒文康葉氏禮經會元讀之喜其先得我心但瑜瑕互見未克全純爰綴之說既戲事復舉新故疑義萃而說之六典中凡得二百餘則蓋註疏大槩在割裂經文傳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已又廣之以緯書緯書之不已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爲武斷穿鑿之說其義既紊其疑益多有宋以來諸儒多論之余謂典故在經精微在理故必以經晰理斯可以經解經鄭氏欲屈理以從心又欲屈經以從已故其說多可疑余之於鄭說也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爲疑義此二百餘則所自志也雖然余非好疑也自六經燔而周禮幸存自冬官補而周禮又幾於不存末世瀆亂之說倡之於前十論七難之說排之於後俞王五家且以復古之說亂之今日得見全書不可謂非大幸然疑義未析致千古學者不疑註而疑經不獨註經者之咎亦讀經者之責爾夫漢以來儒者好自立異

諸聖人精義特爲辯訟所借端如疑孟非孟廢疾膏肓等編皆儒者習氣余方目爲多事而顧自蹈之然欲如春秋調人模棱兩可固非素心所敢安也則亦與凡讀六典者共參之可矣錢塘吳廷華識

右周禮

儀禮疏五十卷影寫宋景德刊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刊本影寫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是書於經注不錄全文止標起止而疏列其下其標題之例六字以下則全書之如主人受賕反之直書全句是也七字以上則起止各摘兩字如士冠至廟門是也雖間有不盡然者然大要如此疏與經注北宋猶各自爲書如崇文總目所載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周禮疏五十卷儀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穀梁疏三十卷今本十二卷或經宋人合并歟公羊疏三十卷孝經正義三卷論語正義十卷爾雅正義十卷皆單疏本也南宋合注疏爲一而單疏本遂晦夫合者所見之經注未必鄭賈所見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合淺學者或且妄改疏文以遷就經注而鄭賈所守之經注遂致不可復識即如儀禮以疏分附經注非是本與要義尚存則五十卷之卷次且不可考奚論其他至是本文義字句可以訂正今本者校勘記載之已詳不更贅

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凡六卷卷末列校定再校都校等銜名十八行

儀禮疏序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卷 影寫元刊本

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甚有三四頁全缺者蓋元本模糊寫者未敢臆填猶有謹愼不苟之意呂氏刊本凡空白處皆以意聯屬如卷一著之冠者（絞帶者繩帶也條疏下計缺二百五十一字呂氏本據賈疏填補溢至三百七十七字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意聯屬顯然可知每思得元刊初印本校補闕文俾是書復還舊觀願與同志共訪之目錄後有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一行後列銜名五行

宋黃榦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 此本從元

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國有乎禮則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敘人有乎禮則綱常以之定倫理以之明而後品章名義等降隆殺有所措不然國而無禮則國不能以自存人而無禮則人不能以自立有若詩人所賦生不如死之言則禮之爲用大矣詎可一日缺與然四德之實根於人心者固無存亡而寓於典章者則有興廢蓋自夫子之時已興禮壞樂崩之歎猶幸傳錄之或存至秦火既熾典籍遺逸自漢以來放失尤甚儀禮五十八篇而僅存十七制度文義特出於大戴氏小戴氏之口雖有周禮一書祇存其綱領莫究於儀法品數且已缺其冬官自是以後日漸日遠併與禮文亦不復講上下相承徒存綿蕝土苴之粗孰識本制末度之詳大經小目之密雖有三千三百之名莫明本然之妙矣逮至國朝始立三禮之科應者雖少然尚有能推究古昔考求義訓雖不可盡復於既

往猶可以存古於將來而荆國王氏併以其科而廢之於是泯泯棼棼反以儀則爲可厭簡便爲得體且謂古禮不可行於今矣豈不重可歎與此紫陽朱子所以慨然有意纂輯以曉天下之耳目嘗於經筵奏疏願置局集生員而討論之以存禮學於不墜而待制作於將來會以恙閒不果遂而朱子退居燕閒姑自稡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稾者不幸天萎哲人遽成夢奠猶卷卷囑於門人意尚未忍忘如此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續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倪乘軺東江因敏本司發下之券尚存遂卽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

饒伯輿甫臆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鏹以助遂囑其事於教官丁君邦而任其讎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傃軒趙公希悅亦佐其費復幹旋本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既同始克有成迺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爲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且使六藝之廢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盛心庶乎可伸矣又聞朱子嘗考其因革著定六篇以示講行之方旋以議禮爲嫌遂竟挾去而獨有天子之禮尚存於集者可以槩見異時或欲有所取法則執此以往端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寶祐癸丑冬日南至後學金華王佖端拜敬

書

天高地下而禮行乎其中是禮也根於一心散諸三綱五常流行乎百千萬世人而無禮何以戴履於天地間蓋自伯夷之典不存周公之經制寖滅三千三百之儀名雖僅存而實則亡矣火德中天文明開運紫陽朱夫子以斯文自任憫五禮之寖隳退自經筵極力編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臚分彪列昭如日星蓋欲覺天下而開人心也奈何三禮之纂甫就而兩楹之夢已形勉齋黃公信齋楊君緝成喪祭二書而五禮之書始秩然而大備朱子垂教之盛心至是可無遺憾矣雖然不壽諸梓無以廣其傳朱子之心猶未白於天下後世也敬巖王先生詳刑江左簿書獄訟之暇首以是書爲急豈非以刑者輔治之法禮者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禮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三復朱子之言此敬巖所以拳拳而不容已一日貽書囑抑曰儀禮一書文公平生精力盡在於此雖喪祭二禮成於門弟子之手然皆定於師友平日之講論昔板庋廬今歸祕府吾欲掇餐供之餘補遺書之闕子其爲我程督之抑雖晚學奚敢不力於是擇鄉國之通儒讎校其舛訛命庠術之端士董正其工役始於癸丑之仲春成於甲寅之季夏綱目詳備篇帙整明使一代鉅典復爲藏山之祕寶自非羽翼斯文惠顧後學心考亭之心者念不到此昔昌黎韓公讀儀禮謂文王周公法制盡萃此書恨不得進退揖遜於其間愚何幸獲觀文公之遺教而無昌黎之遺恨云是年閏月旦日門人迪功郎南康軍軍學教授丁

抑端拜敬書

貳卿久軒蔡先生曩持節江左嘗以俸餘二萬楮遺白鹿
買田以助公養歷年久未遂敬巖王公乃移刊三禮書鳴
呼禮之於人猶桑麻菽粟之爲養日用飲食胡可頃刻廢
久軒買田之初心所以養其身也敬巖刊書之盛心所以
養其心也章侍書堂適際成書庸誌顛末庶覽者知流之
源知葉之根云是歲重九日後學崑山謝章拜手謹書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宋十行本

宋楊復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賈公彥儀禮疏序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元刊本

宋楊復撰 缺卷十四至末抄補楊氏自序後有崇化余
志安刊于勤有堂木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自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 舊抄本

宋魏了翁撰

經禮補逸九卷 舊抄本

元汪克寬撰

曾魯序 洪武二年

自序

儀禮疑義五十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其說謂儀禮十七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非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也鄭賈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士禮故附會穿鑿往往有之又謂鄭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强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云云此疑義之所由作也漢儒說經具有師承非後學所可妄議然吳氏三禮之學實有根柢非淺見謏聞一知半解輕議先儒者可比且以經解經其精當處要亦有未可沒者是亦可云鄭賈之功臣矣

班固藝文志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經家謂即今之儀禮故宋藝文志儀禮十七篇註亦謂高堂生所傳愚謂高堂生所傳當別有書非儀禮十七篇也按十七篇中士冠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爲士禮據曲禮士以羊豕則少牢亦士禮鄭元則以爲大夫禮鄉飲鄉射亦鄭元謂之士禮昏禮士字亦元自增入他如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雖元亦不能强謂之士禮喪禮自天子至於庶人尤爲最著則十七篇不特士禮故以士禮統之不知此非朱子之言葢門人傳記之誤據前漢志載高堂生傳禮在漢初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勝其弟子據三禮目錄謂士冠第一始於二戴則傳禮時士冠未爲經首安得取士字以統十七篇楊慈湖石魚偶記謂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爲士禮今儀禮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不當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其說是也愚謂儀禮并非十七篇葢既夕當與士喪禮合有司徹當與少牢禮合故劉向第以上下篇名之則儀禮又止十有五篇或士冠士相見諸

士禮傳自高堂生其聘禮諸篇則又在古經中後人取之以足十七篇之數若以此經爲高堂生所傳士禮斷不敢信也鄭元賈公彥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於士禮傳會穿鑿往往有之且二禮皆殘闕之書而儀禮尤甚如聘禮喪服於十七篇爲最詳而聘禮言勞不言積喪服有族昆弟服無高祖服詳者尚略略者更何論焉又如大射之小卿士喪之負依鄉射之奏騶虞及覲禮諸說或禮不經見或常制不符人多疑之又況作經者本有互文詳略不同之處非拘文牽義者所得與韓昌黎謂儀禮難讀余謂解之更難於讀鄭賈不知解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强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顧周禮註疏有宋以來人多以爲疑儀禮註疏疑者獨少謂其累經者細耳然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何以證王化之原士非孤子自主昏冠何以協家有嚴君之義祖禰爲一廟之祀宗居易夫人之口口何以正祭法而挽王迹他如衣冠尊俎陳設面位之屬舍古法而自爲之說者又其淺矣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略而不講哉按儀禮之學授經圖所載不下百十家至朱子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黃勉齋又續以二十九卷可謂集大成矣後學小儒何容置喙但懼疑義未剖經學益疎謹合新故疑義存之得五十卷非云羽儀在茲蓋庶幾大雅之教云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五月仁和吳廷華識

右儀禮

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影寫宋刊本

宋朱子撰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

朱子序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車垓撰　原九卷今佚末兩卷

牟楷序　至元後己卯

右儀禮附錄

垓子瑫跋　至元後戊寅

垓從子維賢跋　同上

張復跋　至元後庚辰

右儀禮附錄

禮記月令一卷　宋巾箱本　汲古閣藏書

漢鄭康成注　蓋宋刊禮記第五卷也中如經莽始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地爲也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十行本閩本脫仲秋命庶四字監毛本命庶誤農隙此本俱與惠氏校宋本合足訂今本之誤又如經乃命虞人入山行木　陳氏集說本無乃字命司徒循行積聚　陳氏集說本司作有司均與石經考文提要所引南宋巾箱本合其爲宋本無疑後有婺州義烏酥谿蔣宅崇知齋刊木印首頁有子晉印記又有題識云曲禮上曲禮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月令自一卷至五卷計六篇蓋毛氏所藏之卷帙也今又失五之四古物日少爲惋惜者久之

月令解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虙撰

進月令解表曰臣虙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夙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探尋於要領庶頗愛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列之條歲盡一周粲若循環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爲經漢相奏之固嘗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刊刪雖號鉤深於斯文未知區別於令序曷若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銳情又何加凡饜飫使自得之非窘知孰能與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觀書之樂經幃訪問淵乎嗜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爲因此負暄之入獻取

詔儒共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而改中夾鐘中大簇視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嚴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黑白之分寫以爲圖笑巧匠丹青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繕寫成十二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曰臣昨者叨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爲十二卷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辰出入之躔氣序之遷改景物之移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魚蟲之生育田舍耕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

實之政論置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爲益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爲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卽當涓日備錄裝褫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聞設也惟致於宮中無事閒暇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修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庶得自警謂陛下守此則可以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謂修養之術哉臣不勝惓惓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元臨川吳文正公澄纂言

王守仁刊板序　正德庚辰

自序

魏校後序　正德庚辰

吳尚鉞元統甲戌

續禮記集說一百卷　抄本

國朝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世駿乾隆間與修三禮凡宋元說禮之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悉皆錄出又附益以黃氏日抄吳氏纂言陳氏集說及說禮之附見他書者裒而錄之以續衛氏之書務取其說之別具新義不襲陳言者上溯漢魏下迄

國朝所採凡一百八十餘家合衛氏書讀之亦可云禮經之

淵海矣

自序曰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于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患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畧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元以後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

國朝文敎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爲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纂者丹

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
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於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於衛氏
減三分之二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體例與周禮儀禮同杭大宗榕城詩話
曰廷華去職僑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三禮疑義數十卷伏
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三禮疑義今未之見則傳本之稀可知
此本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與續禮記集說俱屬僅見之
書故並著於錄云

右禮記

大戴禮記十三卷 舊抄本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鄭元祐序 至正甲午

韓元吉序 淳熙乙未

右禮記附錄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元刊本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進禮書表

自序

右通禮

經部

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 臨金壇段氏校宋慶元本

書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序

後序

中賓中字宋本甚糢糊或是作字姑以意定 叨蒙異恩分閫浙左仰體聖天子崇尚經學之意惟恐弗稱訪諸僚吏則聞給事中汪公之爲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參以閩蜀諸本俾其屬及里居之彥相與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觀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以故此書純全獨冠他本不憚廣

費鳩工集事方殷而遽去今檢正俞公以提點刑獄兼攝府事亦嘗加意是書未畢而又去中賓竊惟春秋一經褒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世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爲一書則得失盛衰之迹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具見此前人雅志繼其後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諸經正義既刊于倉臺而此書復刊于郡治合五爲六炳乎相輝有補後學有裨教化遂爲東州盛事昔熙豐大臣疑是經非聖哲之書不列于學官識者痛之中興以來抑邪訛尊聖經乃復大顯以至于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乎書慶元庚申二月既望吳興沈中賓謹題

杜氏後序并淳化元年勘校官姓名及慶元庚申吳興沈中賓重刻題跋一篇依宋本抄補于後　戊子三月借得

朱君文游滋蘭堂藏本及石經詳細手校凡宋本有疑誤者悉書于本字之旁經傳文兼從石經增正一二七月三十日校畢冶泉樹華記

南宋翻刻北宋本無陸氏音義復以釋文并借得金梧亭惠松崖兩先生從南宋本手校者互勘一過八月廿五日此宋淳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爲滋蘭堂朱丈文游物陳君芳林于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陳君既沒嘉慶壬戌予借諸令嗣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騏倅而終之吾父有左傳之癖此本當同吾父手寫本子孫永遠寶愛文游名奐藏書最精今皆散左傳今在歙金修撰

輔之家芳林著春秋內外傳考證宋庠補音考證東原師甚重之癸亥五月段玉裁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臨何氏校宋余仁仲本

漢 何休學 後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余仁仲刊于家塾一行上方臨惠氏評閱語

序

卷三後題識云借蜀本大字校此三卷鄂州州學官書最爲精善惜無單疏本校疏文脫誤也康熙五十六年冬十月望日小山何煌記

康熙丁酉冬假同門李廣文秉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校再令張翼庭倪韻仲各校一過今以其手校本相勘猶有漏落三人僅敵一手何秉成之心如絲髮也書以識愧已亥

初夏何仲友

蜀本校經注三卷

元板校疏

宋槧官本校經注全

唐石經校經

惠松崖評閱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臨惠氏校宋余仁仲本

晉 范甯集解 卷末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及國學進士余仁仲劉子庚陳幾張甫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應行等銜名五行又余氏萬卷堂藏書記本

印上方臨惠氏李氏評閱語文公以前據南監本校

序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下題識曰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南監本逐字比校訖又以建安余氏萬卷堂集解殘本章巨李氏穀梁疏殘鈔本手校復用石經參校經傳譌謬都淨注疏中亦十去其五獨惜余氏本宣公以前鈔本文公以上俱缺無從取正耳康熙丁酉初夏何仲子記

無名氏題識曰自七卷至末經傳本惠松崖先生校過余照惠本臨出而宋本亦藏余家又細心校對一一注出庶可無遺恨矣

宋刊穀梁余仁仲本大字廿二行十九字注雙行每行廿七字釋音同

建安余氏萬卷堂本集解校注宣公元年起

章巨李氏穀梁疏校疏文公元年起

南監本

唐石經校經

惠半農閱　棟參

春秋穀梁疏殘本七卷抄本

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原十二卷今佚一至五五卷單疏本自儀禮外惟穀梁爾雅尚有傳本爲楊氏邢氏原書爾雅疏未之見是書則從李中麓藏本轉輾傳寫者闕文誤字雖亦不少以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不敢據注疏本臆改也中有遠勝今本而校勘記未載者畧疏一二

子後襄六年齊侯滅萊云云當在十有二月齊侯滅萊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莒人滅繒疏并作一段襄二十七年傳織絇邾鄫云云當在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傳織絇

邯鄲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衛殺其大夫甯喜疏并作一段此可正注疏本分隸之誤也文三年死而墜地閩本地作者案上云螽死而墜于地下云螽飛在上墜地死則地字較長宣八年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句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閩本去樂下多卒事至三字成二年但傳以此戰不詐閩本詐作許案上云豈使詐戰則詐字較長三年注迫近至證也閩本作迫近至稱證案注云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證楊所見本或有也字故云至證也五年又別一案又別一者別例一也范氏出女例三別例一故云又別一閩本一作引誤十五年不與大夫之持伯權也閩本持作得義雖兩通持字較長昭二十三年傳於無嫌之義閩本傳字脫案疏云孔子書經游夏爲傳經於不疑之中而彊生疑傳於無嫌之義而巧出嫌則傳字似不可少定元年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案得謂得雨也閩本得作益誤哀十二年夫人薨者十閩本十下有而書葬者十五字八者並書葬案夫人薨者十隱公夫人昭公夫人不書葬則書葬者止八閩本八作十誤此可正注疏本字句之誤也至若文元年春秋內魯閩本內作向二年著祫嘗者謂之大事閩本之作以八年歸其宗廟閩本歸作掃八年有二種之意也閩本二作可成十年衛侯之弟專爲罪兄稱弟閩本衛侯作侯伯弟作尊十六年如公羊晝日爲宴閩本晝作晝昭二十六年言外者據內生名閩本內作向二年言外者據內生名閩本內作丙哀四年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閩本書作葬此則筆畫之誤尤顯然者也中遇貞字俱作眞蓋避宋諱志作至

如作而至作致蓋古字通用何作可蓋宋本殘缺影寫者就半字寫之蓋其慎也是書于傳注不錄全文止標起訖綜其體例大要有三或標某某至某某或標某某云云或竟標傳注全文一二句注疏本欲歸一例俱改作某某至某某釋曰二字或有或無傳注則一一標出注疏本傳注二字大半刪去而每段俱增釋曰冠之非單疏本尚存原書面目無從復識是固當與儀禮疏同為希世之珍也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纂例十卷 舊抄本

唐陸淳纂

新刊標注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三十卷 舊抄本

宋王當撰

直學省元曾基之學諭省元臣聞之同校正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舊抄本

宋雪川張大亨集

闕卷四卷五卷六三卷

自序曰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為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踳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為纂例其所條列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為數門者非特差失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眞迷眩後生莫此為甚蓋人之美惡大小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顓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懼子弟之溺

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春秋考十六卷　抄本

宋葉夢得撰

自序曰葉子曰吾爲春秋讞是正三家之過亦畧備矣古之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已之是非蓋得失相與爲偶者也是非相反者也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而世之言經者或未有得而遽言而諸國征代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雜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良佐之說以爲一書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首尾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并歟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春秋本義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瀾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左氏摘奇十二卷影寫宋刊本

宋胡元質撰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鋟木于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吳郡胡元質書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氏摘奇十二卷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抄本

宋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爲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并吞異聞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非胷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書既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薇省作牧宜春鋟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書繙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

有三其於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曦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猶記遺言吾書始周終肅謹氏金源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口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與比事而探聖心所德敦多使與君同時獲見此書必將日吾改是君名公說籍敘宣化故口徙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為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烏乎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為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曷為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

愛日精廬

爲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事畧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理嘗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爲作也尙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强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

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爲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持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邛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鉤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大人一日閱所坐蒲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以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第偶以組繡鞶帨見知於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乏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窾奧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

儲塵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口口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帑廣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諡公楊忝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中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温陵傅公傅公在朝訏嗣音之間閣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摧今古所著金石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儗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使之堙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序及知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愛日精廬

春秋講義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戴溪撰

春秋集傳十九卷附綱領　抄本

宋張洽集傳　是書經義考注佚諸家書目亦絕少著錄者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集注遺本僅存集傳則佚之久矣今讀其書統會羣言掊擊僞辨尊王黜霸大義凜然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以成一家之書其采集衆說以一家爲主而以諸家之說可互相證明者附注于下所採自三傳外於晉唐則杜預啖助趙匡陸淳於宋則二孫覺復劉敞絢伊川程氏頤襄陵許翰武夷胡氏安國之說居多餘若晉范氏甯唐孔氏穎達宋蘇氏轍呂氏本中胡氏嵓以及王氏石氏任氏景氏范氏名俱未詳則偶一採取不及杜啖諸家之備也洽亦間附己說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謂周人改月見于書傳坦然甚明但當時兼存夏正故經傳之間互見迭出深以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爲非辨析至詳附注幾及千言皆集注所未及是固當與集注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原本二十六卷今佚卷十八至二十卷二十三至末凡七卷繳省投進狀後有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于臨江路學兩行張洽繳省投進狀

洽曾孫庭堅綱領後跋曰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祐甲寅承命校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刊方爲全書諸費皆廣文自爲規畫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第集

注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春秋說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朱洪咨夔撰

自序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元刊本 曝書亭藏書

宋林堯叟注 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是書遂晦此本猶是林氏原書首卷有朱彝尊錫鬯南書房舊講官兩印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舊抄本

元吳澄學

自序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春秋讞義十二卷 抄本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云云此本後三卷完善無闕可貴也

于文傳序 至正十年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元廬陵進士李廉輯 自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府重刊木印

自序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春秋讖餘十六卷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乘義纂輯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終

經部

孝經類

孝經述注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明項霧撰

欽維聖明天子應天啟運肇造區寓薄海內外靡不臣順首建宗廟報本追遠蓋將以孝治天下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嗚呼盛哉于是內設臺憲以振風紀外置察司以糾奸慝法至密矣江西爲大藩府物盛人衆獄訟繁滋彰善癉惡樹之風聲非學有經術廉慎明察者不足以與茲選已酉冬乃命安君智來爲憲副項君霧郭君永錫共僉憲事受命陛辭玉音懇惻其所付任不亦重乎安君舊歷

顯仕有學有猷郭君由神童擢科第累任繁劇項君家世業儒隱居十有餘載克承父志著書立言其經濟之資蓋可想見矣余以盲病告老寓洪三君之來也迺不鄙而枉顧焉耳其言挹其氣雍容端重意藹如也他日憲從事劉君鼎承憲副之意而致辭曰項君之述作固多難以悉舉今姑取其集書內孝經註一篇將廣其傳蓋樂其有關于治道也敢祈一言以冠之余不得辭乃為之言曰孝百行之原行仁之本也德修于身教成家國而化行乎天下此自然之理也故夫子稱舜為大孝而武王周公為天下之達孝然則帝王之治孰有加于孝乎漢文置孝經博士幾致刑措唐太宗以孝弟設科而死囚歸獄氣象雖殊理一而已後世敎化不明彝倫攸斁民之犯法也非出于不知則出于不幸不揣其本一切以法繩之刑政日紊民乃不堪是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近草廬吳公以孝經分經傳正訛闕為是書之旨粲然明白今項君又為之註正與吳公互相發明其亦可謂勤已君以觀風行部所以發其所用之學迨將信而有徵安君又將鋟梓以播之使江西之民家有是書人有是德悖慢之俗除禮樂之習興所謂振風紀者將于是乎在由是推之天下四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堯舜三代之治必將權輿于此其于聖天子孝治天下之心顧不韙歟昭既慕項君學術之正復嘉憲副公與人為善之美于是乎書前提刑按察司副使臨川黃昭序

項霧自識曰此書孔子傳道與曾子本旨初言孝之綱領

始終及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中復次第申言以紬繹其義末言臣子及天下之通孝以終焉曾子門人記錄尊之曰經凡十有八章舊本頗有錯簡今從古文更加次弟訂正畧爲訓詁以便初學

五經總義類

經典釋文殘本一卷　宋刊本　元崇文閣官書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存春秋左氏音義之六一卷蓋全書之卷第二十也釋文自宋槧本葉氏影宋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抱經堂盧氏兩本宋本謬誤觸目皆是徐盧兩家誠有撲塵掃葉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誤而今本妄改者如昭公傳二十八年孋姬注云本又作麗獻公代孋戎所得蓋陸氏所據本從女故標孋姬因見別本有作麗者故注云本又作麗然不敢改所據之本故仍云孋戎此漢人謹守師承之遺習也徐氏本誤孋戎爲驪戎盧氏本同并據檀弓所載釋文于本又作麗下添入亦作驪三字不知此乃禮記之釋文非左傳之釋文也陸氏所據禮記本作孋與左傳同故亦標孋姬別本有作麗者有作驪者故一一注明至其所見左氏則止有從女不從女之別並未見有從馬之驪字也且左傳所載釋文並無亦作驪三字孋戎亦不誤不過誤孋姬爲驪姬耳盧氏何不一審之豈禮記所載之釋文可據而左傳所載之釋文轉不足據耶然此猶有檀弓可據也如定公傳二年敲注云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誤作扶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單反訓

此敲云橫擿也又或作茅或作⿰茅刂口交反徐本誤說文作毃之毃爲敲誤橫擿之擿爲擿餘與宋本同案說文殳部毃字訓擊頭攴部敲字訓橫擿則毃敲二字不得混而一之矣又案左傳所載釋文說文作毃毃亦誤敲訓此敲云此作從似長或作茅或作⿰茅刂盧本改作或作摮或作搞案盧氏考證云注疏本又或作摮或作搞作又作茅或作⿰茅刂大謬是則竟若釋文本作摮搞注疏本誤作茅⿰茅刂也⿰茅刂說文訓擊與敲字同義茅或是矛字謂之大謬亦似過當夫宋槧既存葉氏影宋本卽從此出注疏本及徐氏本又與宋本同則盧氏所見更無別本矣考證云云果何說也得毋致後學無徵不信之疑歟又如哀公傳六年夏書注云書無帥彼五常一句案論衡曰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

則五常不誤傳十七年平公敬案史記齊世家作驁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淳熙本左傳亦作敬則敬字不誤又勛也案十行本左傳作也則也字不誤徐本改五常爲天常平公敬爲平公敖勛也爲勛地盧本俱因之是則據今本之傳注改陸氏當日之傳注也得毋如臧君所云失漢唐舊書之眞歟至若昭公經三十一年童丑徐本童作重盧因之案檀弓與其鄰重汪踦往注重當爲童是童重一字也定公傳元年駕鵞徐本駕作鴐盧因之案說文無鴐字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注駕宜爲鴐則鴐卽駕可知傳四年柷佗大柷且夫柷徐本柷俱作祝盧因之案柷祝古字通爾雅釋木釋文柷章木反本今作祝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鞀磬祝圉此以柷

爲祝也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曰揩祝融而求烏兮此以祝爲祝也哀公傳十一年繇役注云本或作傜徐本傜作傜盧因之案禮記王制注不給其傜役釋文本又作繇則繇傜兩字本通又梁糗注云糗以粱米爲之徐本梁作粱盧因之案素問曰今禁高粱注粱米也又曰高粱之變注粱粱也則粱本通粱傳十四年橋命盧本橋作撟案荀子曰橋飾其性情注橋與矯通漢書儒林傳橋庇子庸史記孔子弟子傳作矯此橋矯通之證也傳二十六年或蠱徐本或作惑盧因之案或古惑字論語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作或則或即惑字不必定作惑也古人假借通用之字今人已不盡可知茲乃并其可知者而悉去之則古字之僅存者不幾於掃地盡歟以上諸條皆可訂正今本而臧跋所未及故畧言之卷末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元史仁宗紀曰延祐二年六月皇慶二年六月崇文閣于國子監明太學志曰崇文閣元藏書之所春明夢餘錄曰國子監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又有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兩印蓋元代官書後歸汲古閣者臧氏手跋曰右毛子晉所藏宋雕釋文左氏一卷借自明經長洲顧安道家雖斷圭殘璧然益足寶貴近通志堂徐氏板出於葉林宗借絳雲樓藏本影寫余新見葉本知徐本之妄改者甚多猶覺葉本亦有誤恨不及見絳雲樓真面目而此卷當即與錢本同今取以勘葉本既皆印合并多原板不誤而影寫誤者如定十四年檇李檇字作椎下門此漢魏以來俗體故陸云依說文從木言當作檇爲正也而葉徐本俱大書檇字則陸語爲贅矣哀八年水竅音

元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兹或作滋故陸氏隨字爲音說文元部云兹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兹德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又合因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作兹字徐氏覺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兹作水滋非特失漢唐舊書之眞且乖陸氏之音矣幸獲此本正之每葉魚尾上有字數大若干小若干卷末有總數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六朝唐宋相傳挍勘欵式而此卷總數葉抄遺落故徐本亦闕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寖失其舊矣惟魚尾下盡載全目則非式也以第一卷但題文一二字例之則此卷當題文二十三字而世人或以爲瑣悉不足較或反以全載爲是或病余之泥古試質之明經其與余見合否也乾隆癸丑季秋臧鏞堂跋

九經疑難殘本四卷 淡生堂抄本

宋樵陽張文伯正夫編　原十卷今存目錄一卷總序周易尚書毛詩四卷闕禮記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孟子六卷通鑑辨誤八引張文伯曰云云未知即著是書者否所採自正義外如葆光易解鄭氏周易疑難圖林歆四詩考異明疑錄等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畧見崖畧中如說君奭序召公不說曰召公之不悅者非爲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爲政則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于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于國不悅之旨蓋爲此爾是

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此君奭之書所爲作也其說實先儒所未及是亦可云有裨經義矣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自序

目錄卷八春秋後自識曰紹興甲子朝廷兼經先君鱓堂用春秋連取首選見有春秋王霸辨微板行一經義例顯然在目與我同志者欲收此書幸乞示教樵陽張文伯書嚴氏手跋曰宋張正夫九經疑難十卷竹垞先生經義存亡考云未見祇載其自序一篇按正夫名文伯經義考作伯文恐誤辛亥孟冬不佞游武林得是本於書坊僅首四卷乃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不佞近尋魏鶴山所著儀禮要義朱槧本于武林汪氏與此書皆竹垞未及見之書也惜生不與同時不得與竹垞共欣賞耳嚴元照書

九經四書講稿六卷舊抄本

宋黃仲元撰　板心有繡佛齋藏本五字

四如先生事述莆陽吳源撰

仲元九世孫文炳跋嘉靖丙午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日本舊抄本　述古堂藏書

魏何晏集解　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諱耶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兩行又有學古神德當是日本人名揩法未詳日下卽日本唐元宗送日本使日本高僧傳曰古神德揩法日下缺二字上一字似是逸字書一行學

天平勝寶四年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至長安元宗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命圖清河貌納于蕃藏中及見全唐詩逸 日下下二字疑是歸賜詩 曰日下非殊俗是也

寫此書者姓名紙質破損不可辨矣正平係日本僧竊之號詳翁氏海村跋不更贅海外古籍世不多有矧述古舊藏敏求記詮爲書庫中奇本者更二百年轉易數主仍歸吾邑且獲考其源流正其舛誤是亦邑中一嘉話也翰墨因緣良非偶然吾子孫其世寶之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

何晏敘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子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實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并述行間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書余尚未之信頃獲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問之海村云其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曰南朝見曰本年號箋據此則書出曰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爲高麗鈔本耳是書向藏碧鳳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讀書堆今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信如遵王所云筆畫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原有查二瞻詩一紙僅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冊記其顛末如此己卯中秋五日丕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蕘圃先生出示舊鈔何晏

論語集解筆畫奇古紙色亦古香可愛此書平曾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目云遼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甲辰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平以高麗史海東諸國記考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按日本九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夫海外之書槧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吾妻鏡所謂黠倭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是則此書斷爲日本所寫無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日本著書目然所見不得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繫舊寫況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共賞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重廣陳用之學士眞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舊抄本

宋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自序

孟子傳二十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九成撰　原三十卷今佚末一卷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余允文撰

愛日精廬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眞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于人目或蔽于所見耳或蔽于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于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眞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其所爲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泰伯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譖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公則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逮乎罵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譏誚不卹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詆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興時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泯于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

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

勳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于名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文瀾閣傳抄本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宋袁甫撰

讀四書叢說八卷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案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蓋本黃溍所撰墓誌銘也經義考云未見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已久不見全書矣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三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

是完整並無闕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吳師道序

讀四書叢說殘本六卷元刊本

元　東陽許謙撰　是本係元槧初印本凡論語上下兩卷中庸孟子各二卷闕大學一卷論語中一卷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舊抄本

元　臨江蕭鎡編　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中庸各二卷孟子六卷注舊蕘者鎡所自作注自修者則龍江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見日知錄蓋沿元代經疑舊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爲作也所採凡朱子張宣公謝謚黃榦陳淳輔廣陳傅良陳孔碩蔡淵陳埴眞德秀葉味道蔡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爲主而以己意貫穿之于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忽諸千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自序泰定甲子

舊蕘叢述序曰異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于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顧亦安所底止哉一變

而閣束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于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爲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觖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于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徼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爲妍爲傑往往于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疊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爲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遂于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閩君甫寅寘興之初嘗貢于鄉既而以漏字黜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中秋前三日長沙李存謹書

薈蕞續抄序曰余在渝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于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敘言其續藁嗟乎月西其以余眞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眞無窮物我眞無間而爲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爲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惟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爲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于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于空荒晻靄之域以至此幽閒無聊蘼蕪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爲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

愛日精廬

當盡吾知月西眞能學顏子之學而爲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者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椽李存謹書

樂類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臣胡瑗奉聖旨撰　卷末有皇祐五年十月初三日奉聖旨開板印造兩行

陳振孫跋

吳壽民跋 天歷二年

趙開美跋 萬歷三十九年

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宋陳暘撰 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校勘　缺序目及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軌眞宗懿文偉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楊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爲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

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且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㓜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昭兆不足爲古瓘斚紀觚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壹之雅引

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鍾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嘆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元庚申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尚書禮部近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敕中書省禮部侍郎兼侍讀實錄修撰趙挺之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

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貫穿載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禮書講閱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蒙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旣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畫工三五人寫錄圖畫進獻如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中書省臣寮上言曾論奏乞朝廷量給紙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敕指揮方今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二人付祥道處俾圖錄進以備聖覽必有所補取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內楷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至公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牒

進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旨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且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相沿文質從宜爲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遲樂謝夔龍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瞽上下何幾更

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爲和奏或悅俗調爲雅
音二變興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
地其道無繇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適
正省文彩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罔俾哇而害雅息諸儒
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
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席奕世
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震四夷
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將畢入
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子而後成與治同
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才昧變通黽勉父兄之
義方寤寐聖賢之彝訓夷考治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
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

廣姬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嗤爲傳癖世或指爲經癡自
言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囊章朝奏俄簡在於宸
衷筆札暮頒靡遐遺於瞽說雖無俾於國論庶有紹於家
聲私竊爲榮居慙浮實敢擬倫於玉爵甘並質於瓦礲仰
瀆離明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甲夜之觀一得不遺願
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并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
一百二冊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
德郎祕書省正字臣陳暘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
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
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操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
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蠹鼎新百度本之爲禮樂

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之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祇遹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議焉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之極功闕一不可也比雖籠絡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成書亦已勤矣顧寤寐在樂而精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成先帝擢竄上庠陛下陞之文館積年于茲著成樂書二百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爲榮幸可勝道哉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

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況後世泯泯棼棼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末湮滅殆盡心達者體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後世之士雖有論說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是以聲音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之論載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

之囊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義天下以盆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繇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傅會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闢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合刻禮樂書後序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吾夫子刪詩定書之餘奉以贊禮樂爲務夏殷之禮類能言之而以文獻不足徵爲可惜周之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及其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皆曰聖人約魯史修春秋而不知筆削本旨所以推行周公之禮樂至贊周易則以上天下澤之履雷出地奮之豫爲天地自然之禮樂而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無非宗廟之美顏淵亦與聞焉嗚呼聖人討論禮樂至於如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遭秦滅學漢儒掇拾百孔千瘡　後世者無幾

宋儒陳氏兄弟潛心考古悉意稽經講求有用之學凡唐虞三代禮樂名物度數與其所以制作之由靡不具之圖說先儒疏義寸長片善搜抉無遺非徒區區好尚奇古務資博洽其命意則曰茲實聖人斟酌帝王之典立萬世常行之道形爲器服寓於文字有天下國家者推而行是則納民軌物陶世雍熙有不難者矣吾閩憲府僉憲前進士趙公宗吉先生購求善本首命鋟梓于學賓幕經歷前進士可行君知事前國學貢士允中張君董成其事爰馳一介謁序于翰林旰江伯生虞公庶幾他日朝廷采而用之則古禮可復今樂可變甚盛舉也抑愚聞之禮樂必俟君子君子學道則愛人昔公西氏志宗廟會同端章甫爲小相則夫子與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則莞爾而笑今憲府得賢遺文不隊抑可謂大有功于聖門哉至正丁亥秋七月辛丑福州路儒學教授郡人林光大謹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六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

經部

小學類

爾雅三卷 元雪窗書院刊本

晉郭璞注 釋訓綽綽爰爰緩也注云皆寬緩也悠悠稱稱丞丞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元本及閩監毛本俱脫餘詳校勘記不贅序下有雪窗書院校正新刊八字

自序

爾雅校勘記曰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無年代可考首署雪窗書院校正新刊八字故稱雪窗本字體與唐石經同每葉二十行每行經十九字注二十六字注下連

附音切於本字上加圈爲識較諸注疏本獨爲完善釋畜騋牝驪牝與經義雜記合騋牝驪牡校勘記曰雪窗本作騋牝驪牝經義雜記曰鄭康成孫叔然本作騋牝驪牡元郭景純本作騋牝驪牝騋古讀如驪故爾雅以驪牝釋詩騋牝釋文騋牝頻忍反下同指下驪牝之牝也今本作驪牡係妄改陸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因下作驪牝故言上騋牡別之且以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右校勘記所列如此案經義雜記以鄭孫本作騋牡驪牝元引周禮廋人注及釋文爲證且歷數釋獸麋牡麔牝麎鹿牡麚牝麀麕牡麌牝麜狼牡貛牝狼謂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郭氏本作騋牝驪牡且以檀弓注引爾雅騋牝驪牡元爲近人依郭本竄改是則所辨者在牝驪之當作牡驪及鄭孫本與郭注句讀之異並無郭氏本作騋牝驪牝之說也校勘記以驪牝釋詩騋牝說極精確至謂與經義雜記合則似誤會釋蟲注蟚醫桑樹與釋文合而今本釋文亦誤若女桑桋桑之注作姨四蹄皆白首之作騚釋草注音繸綣之作巨阮皆其私改又不可不知者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爾雅注疏無南宋十行本除北宋單疏本外以此本爲最古是本全書俱係元槧絕無明代補刊者蓋元刊元印本也卷首有汲古閣西河季子之印兩印

邢昺爾雅疏序

郭璞序

爾雅新義二十卷 抄本

宋陸氏佃撰　是書自出新裁類多創解即其釋爾雅二字之義已極奇闢其說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以爾爲爾汝之爾古人從無此解取名新義職此之由其中穿鑿者固多而精確者亦不少如林之爲君取庇之之義席之爲大取

安之之義儀取義乎猶有可幾僅取名於僅可以食光耀布上故祭星曰布衆多如雲故雲孫曰雲有善祥隨此祥之所以訓善也以罪見戮此戮之所以訓病也皆足補郭注所未及至若釋木庬木符婁注云木病傴僂臃腫本樊光注釋樂小者謂之棧注云棧云淺矣本李巡注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注云谷風生物之風本孫炎注釋宮四達謂之衢注云交道四出本郭璞注釋訓子之子爲孫注云子又有子於是當遜矣則義本釋名釋宮九達謂之逵注云逵龜也似龜背故謂之達則義本說文江之爲貢圜之爲援此風俗通之說也訓父爲矩訓姊爲咨此白虎通之說也祖者且也則本之檀弓子者孳也則本之廣雅積小以大爲丕則本之法言處獨之善曰緜則本之中論精意以享曰禋則本之馬君書注可以援人曰媛則本之鄭氏詩箋知其擇善而從所採不止荆公字說也陳振孫曰大率不出王氏之學斯言過矣至其所據經文猶北宋善本足以訂正今本者嚴跋敘之已詳不更贅

自序

爾雅新義宋陸佃著永樂大典不收自來藏書家絕不著錄經義攷云未見案陳氏書錄解題極口詆諆余意佃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其撰埤雅雖多穿鑿要爲博贍注釋爾雅應不大相遠何至遂如陳氏之言乎予求此書有年初聞徽州有之道遠莫能致後聞同邑丁小疋教授揮架有之遂從借閱乃從宋本舊鈔共二十卷殆即陳氏所云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者也家君以其罕見手錄一

本畀余五旬而畢命余校勘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全書之穿鑿荒鄙難以言喻其注履帝武敏引武未盡善注大者謂之栱引大舜有大焉何不經若是覺陳氏所譏玩物喪志未足蔽辜也佃又號通小學宜稍知識字鬩字从鬥經典釋文開成石經皆从門自是隋唐繆體佃不知正其誤于鬩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則竟以爲从門矣螼蚓蜸蚕蚕字从天从蟲他典切音義與蠶字迥別唐俗借作蠶字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故知起于唐人爾後遂相承如此然固未有以蚕字解爾雅蠶字者佃注云蚕老而後眠是意以蚕爲蠶且不知蟓桑繭之文又是何物也通小學者固如是乎其所讀破句亦不少狄臧槔貢綦郭不分句讀釋文廣韻以狄臧槔爲句佃以槔字屬下讀樸枹者謂櫬采薪佃以謂字爲句螼蚓蜸蚕莫貈蟷蜋虰蛵負勞各以四字爲句古無異讀佃以蚕屬莫貈爲句虰屬蟷蜋爲句皆由杜篹絕無所本其注多引用荆公字說當元符中已禁用王氏新說而佃尚欲鼓其穨波疑誤學者殊可恨也然則奚取乎此書而存之曰爾雅文字多譌毛晉所刻注疏本出多至不可枚舉此書乃北宋本經文多可是正俗本今悉疏之于左釋詁厎底尼定曷遏止也與釋文石經合釋文厎丁禮反厎之視反後人妄疑是重文輒改厎字爲廢釋言榰柱也榰从木旁說文榰訓柱砥玉篇榰柱也皆在木部釋文石經亦同近本誤从手說文玉篇手部無此字華皇也與釋文石經合近本倒其文作皇華也誤釋訓忯忯惕惕愛也說文忯愛也从心氏聲巨攴切玉篇忯

敬也亦愛也近本誤从氐說文無忯字玉篇有之都替切
悶也音義與忯別鑊煮之也鑊字从金近本誤連上濩字
亦从水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屢引皆同石
經亦同後來誤作四時不知下有四時和謂之通正之文
不可混也釋地珣玗琪玗从于枳首虵枳从木皆與釋文
合近本誤作玕作軹釋丘當途梧丘邢氏疏云當道有丘
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近本誤作堂途釋水河水
清且瀾漪瀾从蘭與釋文合近本誤从闌釋艸孟狼尾與
石經同近本孟譌盂澤烏薞與釋文石經同郭注云即上
蘾也近本竟作蘾則重文矣玉篇廣韻薞字注云烏蘾草
荸蔴毋荸孫叔然音嗣釋文石經皆从字說文作芓麻母
也从草子聲疾吏切玉篇荸與芓同廣韻荸字注正引此

文近本誤从孚說文莩艸也从艸孚聲芳無切音義各別
蒙王女石經同近本王譌玉釋木攫橐含攫釋文石經皆
从手近本譌从木又譌作檴案說文檴即樗字狄臧槹近
本臧譌藏廣韻槹字注引此文作臧釋文石經亦同杭魚
毒杭从元釋文同近本譌作杭還味棯棗棯旁从木釋文
石經同玉篇木部廣韻棯字注皆引此文近本誤从手蔽
者翳近本蔽譌獘釋文石經作蔽祝州木釋文石經祝皆
从示近本誤从木釋鳥鶬麋鴰近本麋譌麋釋文作麋云
或作鶬眉麋二字古通用麋不與眉通則知从麻者非矣
鸉白鷢釋文石經同玉篇鳥部廣韻鸉字注引此文近本
誤分爲兩字作楊鳥白鷢凡此皆宜據以正俗本之譌其
他與今本異而亦有所本者釋詁勴助也勴作勴玉篇廣

韻勴勴兩收皆訓助說文力部有勴無勴樓聚也樓从木釋文从手云或作樓釋言耋老也耊作耄耋耄義相近亦可通袍襺也襺作繭釋文云或作繭鸞麋也麋作麜釋文引字林云淖麋也則从鹿亦是翿纛也翿作翢與石經同廣韻翿亦作翢音義同玉篇字別義同赫兮烜兮烜从火與釋文石經同釋文云烜者光明宣著今竝作咺則从火者乃是正文釋天是禷是禡禷作類案詩本文作類詩釋文云或依說文作禷不云依爾雅是爾雅原作類可知矣釋艸苹蓱釋文作苹萍蓱萍字同釋木味荎著石經同釋文作菋云今作味痤椄慮李痤从牙與釋文合釋音一目白瞷釋文从閑云或作瞷短喙玃獢別本玃作猲猲玃字同以上數條異文皆有所本當備參考嗟乎俗刻滋譌學者苦爾雅之難讀久矣是書之存也庸可廢乎故書跋于後以諗世之讀者俾究心焉苟或樂其新奇吾將頌尹和靜論蘇氏經說之言以告之嘉慶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仲冬之月廿四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 影寫宋刊本

漢揚雄撰

是本卽戴氏疏證所稱曹毅之本也卷十膊兄也注此音義所未詳各本此誤皆卷十一南楚之外謂之蠦蛥注亦呼蚝蛆各本蚝蛆俱誤吒咟是二處似勝各本而戴校未及故表出之卷末有正德己巳夏五得曹毅之宋刻本手影一行又有丙辰九月在之補抄一行

李孟傳刊板序 慶元庚申

朱質跋 慶元庚申

黃氏手跋曰讀書敏求記載方言十三卷謂出於宋刻影鈔此正德己巳舊抄本也二卷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榛娥之臺俗本脫去秦有二字馮已蒼云并榛娥而吳之豈知今有據俗本以榛娥之臺入吳乘古迹補者讀書不讀古本其獘有如此者丕烈識

釋名殘本四卷宋刊本

漢劉熙字成國撰　原八卷今存一至四四卷

自序

右釋名八刊改作四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崇文總目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刊改作一十五目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博雅十卷舊抄本

魏張揖撰

上廣雅表

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爲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歎賞之

右昭德晁先生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紹興二十一年鋟版寶祐丙辰書雲前五日吳山俞松題記

博雅十卷誠人間罕見之奇書今之儒士爾雅尚不能讀況博雅乎先祖中散之題跋先君從事之隸籤至子三世得讀而識之尤不易得也子孫能保守而識猶家傳之寶耳鐘謹題

右廣雅十卷有士人袁飛卿舊云在某家可跡因從求之凡半載僅十數往返皆莫致疑其吝也邇忽來畀繕錄整然徵白金五十星乃始釋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校但今之學者崇尚輕鄙古文奇字寔無用則此書宜非贅乎小齋初夏稍清閒聊書以識所自云時在正德乙亥夏閏四月廿三日支硎山人手書

顧氏手跋曰此正德乙亥支硎山人跋本博雅載讀書敏求記中其標題曰博雅因是用曹憲注本故爾今自畢效欽以來本悉改復張揖舊名似是而實非矣揖表向在後觀晁氏讀書志可見今本移於卷首亦非也他如釋詁官君也見廣韻二十六桓今誤爲宫桓憂也與方言正同今誤爲桓嬿好也今誤从嬴字書無此字也覩視也引見集韻六脂今誤爲覩艮鞏也卽方言艮堅也今誤爲艮慎廣也引見集韻二十三錫今誤爲瞑禪闟緩也魑巢健也繡色縫也今皆誤音爲正文組縫也引見集韻二十三禂今誤爲組傺眙止也待立逗也逗說文止也今誤爲逼葉箴也今誤爲策扚擊也今誤爲杓迒迹也見爾雅釋獸說文辵部今誤爲亢俆遲也卽說文俆緩也今誤爲徐釋言誰呵也見漢書志史記本紀今誤爲譙釋訓銅銅引見集韻一東及一屋今誤不可識譯欺也見集韻十八隊及三十七號今誤爲評釋器瓨瓶也今所誤不知所从箇謂之薄今誤爲簿釬鐏也字在翰韻今誤从于菉芴也今誤爲蔡釋樂大護爲譙與上韶護字例不一釋地陴洋庢也引見集韻十九侯今誤爲洋益不可通釋草郝蟬丹蔘也引見御

覽今誤丹爲也釋木[木奄]櫨棌也引見集韻五十琙今誤从扌樢柔也今誤爲柔釋魚鱄鮃鮈也今誤爲鯆字書亦無此字其餘偏旁音切足資是正者往往多有洵善本也支硎山人錢遵王謂惜逸其名氏然跋後副葉有與劉太守扎草藁自名曰庠曾爲河南巡撫壬申歲以戶侍歸金吾案河南通志正德時有巡撫鄧庠或即其人歟其別墅曰東溪著東溪吟稿續稿求楊儀部序似非必不可攷者姑識以待熟于明代事跡者而訪焉嘉慶元年九月澗薲顧廣圻書

右詁訓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元刊本

元包希魯撰

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學問該博操行高潔門人受業者必先學問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一新稱之曰忠文先生是書前有至正乙未自序止存末頁一頁而畏天憫人之心居今反古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若不求聞達屏絕私欲皆粹然儒者之言讀其序可以知其書且可以知其人也其書依五音韻譜例分四聲編次凡上平下平各二卷上聲四卷去聲一卷入聲三卷釋位字云論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位者人之所當立故從人立釋利字云天以美利利乎人莫大乎五穀禾五穀之總名也然必銍乂而後成其利也故從刀從禾其說皆極精核釋毋字云春秋傳曰女德無極詩云女也不爽蓋爲女子者當不亂其德而戒無厭也故從女一者一其心而使不二也一者端純之義也惟執一而後能禁止其無厭之德而不爽也故從女從一女有姧之者其說戾於理釋家

字云家古文從家從豕从三人聚處也蓋人之爲家必有父母夫婦子孫始可成家此所以從豕也蓋豕字與豕字相類皆以六筆成字後世傳寫之變釋王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士爲王其說雖與許君違異然皆有義可通足資參考至若釋從字而指事之義明釋離字而假借之說著釋東字而轉注之類顯釋工字而會意之屬通知其究心於六書者深矣至其借字義以寓箴規若官則勵以莅民恤下才則勉以論道經邦斥自暴自棄之不得爲人論記誦詞章之不可稱儒于俗字則諄諄乎移風易俗之原于仁字則兢兢乎天理人欲之分此又作者微意所在欲後人深思而默會者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此本猶是元時舊槧予從李松門

書坊中以廉值得之如獲奇珍瓌寶思欲據爲帳中秘矣適錢塘何夢華元錫先生過予齋頭見之擊賞不置欲從予假錄副本予以希魯著述甚富見於補元史藝文志及萬姓統譜者今皆散佚無傳惟是書僅存茲既幸歸予手若不公諸同好廣爲傳布則雖寶如球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聚散無常世守難必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慎遂成斷種則予且爲包氏之罪人用倩善書者錄副以贈子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寶愛是書也

上間適際兵燹既無文字可攷復寡師友相資顛沛之際作輟非一離索孤陋謬實多然畏天命悲人窮亦希韓子之心者也苟使扶持世教者舉循聖賢之道則人極豈

不立而人生豈不遂哉此余之深感乎是者也故其間名憤世之詞焉雖然其志則願人人之明乎此理而其勢則千萬人不能見信於一二以安於故習溺於所聞者衆又豈無徵不尊者之所能變其膠固也哉矧生乎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容可取及身之哉乎唯藏於家以貽子孫使習而察之庶行之而著乎慎無以求聞也有求聞之心即私欲也焉有私欲而可爲聖賢之學者乎至正乙未冬十一月日長至包希魯序

汗簡七卷馮氏已蒼手抄本

宋郭忠恕撰

此本爲吾邑馮氏已蒼手抄後有跋云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蕩村偶攜山西張孟恭本汗簡發與書之二十日而畢又云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邪年幾二百手跡如新視跋所云有如左券是亦吾邑中一嘉話也其珍秘之哉

李建中題

自序

李直方後序天禧二年

鄭思肖跋

馮氏手跋曰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爲略序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所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久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酉避兵入鄉居于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偶攜此本便發興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笑謂予曰世亂

如此揮汗寫書近聞有焚書之令未知此一編者助得秦坑幾許虐燄予亦自笑而已猶憶予家有舊抄張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無別本張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譌謬未可意革李公序云趙字舊字下俱有臣忠恕字今趙字下尚存舊下則亡之矣確然知其非全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而所引七十一家予所有者僅僅始一終亥本說文古老子及碧落碑而已又何從釘其譌謬哉亦姑存其形俚耳又此書亦有不可余意處如汚字汸字泯字涸字俱從水今汚从丐汸从方泯星氏涸从鹵腇从日而入脊部郤从邑而入谷部駛从馬而入史部朽从木而入万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抵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就部以足其數其實非也目錄八紙應在第七卷今七卷首行尚存略敘目錄四字古人著書多有目錄是他人作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即一人所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今人一概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後人知之書成後偶餘一紙信筆書此以供他年一笑太歲乙酉閏六月之十日孱守老人識

汗簡七卷 孫氏本芝抄本

宋郭忠恕撰

李建中題

郭忠恕自序

李直方後序

鄭思肖跋

馮舒跋

陳氏手跋曰崇禎辛巳余年二十有四讀書于吳門維斗師之古栢軒秋日同張右孟恭步至城隍祠右市古書籍舖中見此汗簡狂喜欲舞急解金購歸後馮已蒼假來鈔得余于庚寅冬日從已蒼借鈔點畫精整家南浦爲寫註釋裝池甚佳更同張有復古編薛尚功金石款識質之嶶友葉姓遂爲所匿思之悵然今春初知本翁家有此藏本倩與言借來恍如故物是亦從馮本鈔下者爲鼠耗蟲蝕倖字畫無損余急爲補綴完好儗仍寫一冊存之家塾病體衰年未知克赴此願否也字學一道留意者寥寥余于六書探求者四十年一無知解若兒子輩靖節有云總不好紙筆如何如何異日璧歸孫氏知此書之源流卷面汗簡二字當是本翁壯年所題今九十翁矣逾可寶也壬戌清明日太正陳鴻記時年六十五

增修復古編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宋 吳興張有謙中編 元 後學吳均仲平增補 卷上分子卷三卷下分子卷二吳岫趙宧光毛褒俱有印記

陳瓘序 大觀四年

文字之先本乎虙羲立畫暨黃帝之史蒼頡觀鳥迹以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字者孳也孳孕而生無窮之字出焉由是象形會意指事龤聲假借轉注是謂六書成周之世八歲入小學先以此教之漢許慎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以統古今之字遂爲百世不刊之

典然所載之字象形觸聲爲多而指事會意轉注假借之義略而不備至有同母而各分爲部又或以子爲母而取類不同則不能無可議者及唐李陽冰宋二徐祖說文俱有著述而惜不能有所匡正後之諸儒乃始摘其謬誤各立議論自成一家然得之於此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彼獨張有復古編所載字辨別古今號爲精審其有功於字學大矣然其間文義注釋尚多遺缺吾友吳氏仲平力學好古齋居之暇取張氏之書一以說文爲主詳加校正增補凡若干字而又旁閱諸家若戴侗之六書故鄭樵之六書略林罕之偏傍小說倪鎧之韻釋周伯琦之字原正譌趙撝謙之六書本義取其有合於古可以發明是書之恉者則附注于下別立凡例圖說以就此編於是形聲意事轉借之六義備焉書成不敢自祕敬謀刻之梓以與好古學者共之子嘉其有志於復古者書此以序之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張美和書

趙氏手跋曰撝謙六書本義筆法盡從此出今見新刻與此絕不相類是版當亦在本義同時所刻觀張美和敘知之崇禎辛未九月既望識于寒山小宛堂之右个

漢隸字源六卷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婁機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洪景盧序　慶元三年

班馬字類五卷附補遺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宋婁機撰補遺宋李曾伯撰　是書以原書列前補遺即附每字之下洵可與婁氏書相輔而行惜傳本絕稀藏書

家幾無有知其名者故亟著于錄云

樓鑰序

洪邁序

婁機自序

予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採摘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于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遊有老儒王揆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臚分類析間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攷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書于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韻後并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婁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尚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覃懷李曾伯書

龍龕手鑑四卷 先君子影寫宋刊本

遼釋行均字廣濟集

沙門智光序 統和十五年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桓考集 卷末有口口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三年上二字糢糊不可辨予家藏影寫元統刊本儀禮經傳通解續目錄後亦有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銜名則三年上當是元統二字蓋至大刊板元統補修之本也

倪堅序 至大改元

劉泰序

自序

說文字原一卷影寫元刊本

元 鄱陽周伯琦編注

文字之原昉于卦畫世代既遞科斗古文再變而爲二篆秦火蕩滅所存無幾學者所知惟許慎氏說文而已然掇拾殘缺類多舛鑿苟不稽其原而辨析訂別之則六書之旨無由而明又惡能精其義以達其用哉翰林直學士鄱陽周公伯溫甫績學有年考覈貫穿立論證據經史下筆追蹤姬鼎流俗所昧一歸之正至正初皇上建宣文閣開經筵公時爲授經郎奉詔大書閣牓知遇既隆名重天下公嘗以暇日著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二編敘列篇章發明音義萃叢衆美折以己見深得古人造書之意可謂集書學之大成而會其至者也都水庸田使康里公溥條傳究羣書一見推服因屬平江監郡六十公于約郡守 德基遂相與命工刻梓于校官以永其傳其有功於後學不亦大乎噫字書之譌非周公莫能正而二書之傳非三君子亦莫能廣也公諱繇吳興赴召道經平江適刻梓訖工獲盡閱成書而祉素感謹題于端以詒來者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三月既望奉直大夫國子監丞京兆宇文公諒敘

自序

六書正譌五卷 元刊本

元 都陽周伯琦編注

自序 至正十一年

吳當後序 至正十二年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 辨釋篆法辨一卷 明刊本

元應在撰 前有自序從舊抄本補錄是書根據篆書以訂隸楷之誤取俗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析毫釐括作七言詩歌以便誦讀冠之篇首曰篆法偏旁點畫辨在又自爲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刋謬訂誤至爲精密非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未見自序也伏讀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訣採入卷四論書即篆法偏旁點畫辨也

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 舊抄本

元應在撰

字學不 [redacted] 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來矣顏魯公集干祿書而字尚譌柳公權爲一代師而柳字亦謬至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而況其餘近世所尚晉帖唐碑字體愈變其間蓋有名世者翕然从之遂使童穉習書自幼至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井秉作秉如此等類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有毛韻所修點畫偏旁可以究其一二苟能以此爲正者反爲世俗駭誚吁期欲復古其可得乎予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貧無書所閱不過說文韻 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通 者與夫 刻工不知篆法苟欲書篆輒

吕俗隸偏旁臆度成字网世誣民紕繆爲甚識者觀之不能无歎焉遂於暇日采摭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者編爲詩歌俾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句章埜禍應在止善甫書

右字書

集韻十卷曹氏棟亭刊本 余氏仲林手校

宋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祕閣兼判太常禮院羣牧使柱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丁度等奉敕修定 此本余氏仲林據宋刊本手校改正脫誤頗多筆畫小異亦一一標出有的係誤字而標某疑某者想宋本原誤不欲輕改耳可見余氏之謹愼不苟矣每卷首俱有蕭客仲林兩印

切韻指掌圖一卷 抄本

宋司馬溫公撰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首曰切韻指掌圖要括 邵氏檢例大半襲要括原文 或即溫公之檢例歟

董南一序 嘉定癸亥

自序

增脩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元至正刊本

宋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注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 卷一後有至正辛丑妃僊興慶書堂新刊木印

毛晃上表 紹興三十二年

新刊韻畧五卷 元大德刊本

金王文郁撰

是書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合一百六部此并舊韻二百六部爲一百六部之始也廣韻平聲五十七上聲五十五去聲六十入聲三十四合二百六部集韻禮部韻畧毛氏增韻俱同所并之韻韻首一字以魚尾隔之如鍾并入冬脂之并入支則鍾與脂之字上加一魚尾是也兩韻之字尚不相混如鍾韻之字不混入冬脂之韻字不混入支是也不至若後來之漫無區別也論者謂并韻始於劉淵淵成書後文郁二十四年淵書今不可見就韻會舉要所引考之蓋襲取文郁之書而稍有增損者也如一東烘燎也烿火氣絨細布二冬佟姓也膿腫血三江肛虛江切胮胮脹四支泜水名在常韻會引作恒山嵯嵾嵯山不齊俱與韻會所引平水韻合是則全襲文郁之原書也一東莍蔚草也韻會引作莔母也𠇗謹敬之皃韻會引作恭貌二冬夆掔也韻會引作悟也三江跫蹋地聲韻會引作履地聲四支紕飾緣邊也韻會引作邊飾謂之紕琵琶推手爲琵引手爲琶取其鼓時以爲之名也韻會引作琵琶胡樂胡人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萸茱萸藥名韻會引作萸茱萸藥名攡太元經云張也韻會引作攡張也太元幽攡萬類是則因文郁之舊而稍有增損者也淵書行而是書晦故後人知有淵而不知有文郁耳每韻末間有標新添重添者文郁所添歟抑刋刻者所添歟未可知也卷末有大德丙午重刋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木印是書世無傳本諸家書目亦從無著錄者此本猶是元時舊槧首尾完善洵韻學中有一無二之秘籍也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

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略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爲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典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顧巷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已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眞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錢氏手跋曰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壬子新刊禮部畧韻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何許人平水何地也頃吳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畧元槧本亟假歸讀之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眞序知此書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閣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已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證此書爲至治間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黜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與抑皇慶之壬子與攷正大已丑在宋淳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十九去聲十七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

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部陰時夫始併上聲拯韻入迴韻據此本則迴與拯韻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世又尠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世之言韻者嘉慶丙辰五月望日竹汀居士錢大昕識

又曰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可解頃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縣有平水案金史地理志平陽府臨汾縣注有平水平陽蓋臨汾之誤是平水即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殆文郁之官稱耳五月廿六日雨後大昕再記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 元刊本

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

劉辰翁韻會序

熊忠自序

宋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繡諸梓三復讎校並無譌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藉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畧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後學陳宋謹白

增廣鍾鼎篆韻七卷 舊抄本

元臨江楊鉤信文甫集 宋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

楚作鐘鼎篆韻一卷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廣之爲七卷信文又博采金石奇古之迹益以党世傑集韻補所未備其所增則以楊增二字別之依唐韻編次而以象形奇字等篇終焉世傑名懷英金翰林學士承旨中州集及金史本傳俱未載其著有集韻諸家書目亦從未著錄金源著述傳世絕稀如集韻之湮沒者蓋不知凡幾金吾裒集金文成一百二十卷凡金人撰述加意購訪近年來如黃君堯圃所得之新刊韻略何君夢華所得之祖庭廣記陳君子準所得之明秀集注暨金吾所得之增廣類林俱絕無僅有之書方今

文治休明遺書日出如集韻者安知不尚存天壤間耶竊願與同志共訪之是書文淵閣書目毛氏秘本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或未見足本歟馮子振序後有洪熙殿書籍印摹卷末有海虞除煩居士從文淵閣本影寫一條除煩居士未詳何時人

四目弗倉而古廢二翮弗王而隸廢東家聖人不泰岱而七十二家之字盡廢於是明智之制作宇宙之消息始茫然昧然而不可致詰矣東都石經以校計者四十八議者以爲去郡鄘淳古文遠甚臨淄古塚銅棺隸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故孔安國序尚書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世之爲隸者輒自謂其書爲隸古得無益去古太相遠邪殷周盛時大抵旂常鐘鼎盤銘其功德勳庸之家無不有其文高潔簡古率作萬年億載子孫有永之辭士大夫

作之者無溢美其寶之者無作容古之人肺腑谿疏言語峻快極意摹勒深致其情文不爲溢縮韜匿之皃類如此非若今人輒有所引避畏忌雖百齡之上猶且不敢高自位置以媒流俗之指擿也而况永永子孫世守之歲月乎異時夷門政觀豐亯豫大時習尚三代綠是博古所圖之尤物悉集於尚方所至椎埋發冢恬不之痛靖康北徙器亦併遷金汴季年鐘鼎爲祟宮殿之玩毀棄無餘獨岐陽石鼓文字不能爲厲今猶纍京師夫子廟廷豈歐永叔集古千卷之首眞希世之寶邪吾往年疏離騷草木於洞庭之南得大江之西博雅君子曰臨江楊信文出其所板本鐘鼎韻書一編不覺歛袂太息曰三代禮樂之古文奇字盡在是矣如今五方有志之士家有是書當皆卣後彝前

周旋盤豆何必嵂山野火湼水獻聘雎陽建窋光和碑陰三鼎一鉞然後庶幾秦漢以來之文字也耶米元章自言曾見劉原父所藏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粲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趙仲忽李公麟收購如楚鐘刻字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不知信文亦嘗取而納之鐘鼎韻乎世説漢有古文尚書以來識古文者徧于世唐明皇始以隸楷易古文尚書儒者不能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信文以博古之學節節欵識之辨人把而玩之宛然古鐘鼎之在列也然則信文有功於昭代之文運抑亦人文之一取歟宋景文公筆記記其故人揚備得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僚友咸不之識遂有怪人之目今楊信文亦爾得無亦作怪

人之目耶吾久不作怪語因信文蘞予鐘鼎序引併及之
是年延祐甲寅閏三月戊寅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序
熊朋來序
右韻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終